

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丛书

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

苗怀明 著

中华书局



一
十三
五
年
度
工
業
計
劃
要
點





苗怀明 著

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

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丛书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苗怀明著. - 北京:中华
书局,2005

(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丛书)

ISBN 7 - 101 - 04632 - 0

I . 二… II . 苗… III . 戏曲 - 文献学 - 20 世纪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 G25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9877 号

书 名 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

丛 书 名 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丛书

著 者 苗怀明

责任编辑 刘胜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290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4632 - 0 / I · 614

定 价 28.00 元

总 序

《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丛书》包括我校戏剧影视研究所的学者独立完成或与外单位学者合作完成的一系列研究戏剧、电影、电视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不定期出版。不追求什么完整的“体系”，只想在五彩斑斓的学术世界里涂一笔自己的色彩，喊一下自己的声音。人类既然已经建立了一座被一代代人刻满了文字的古塔，而我们这些吃文字饭的人又似乎难以逃离它，那么我们至少应在它的某一层面刻上自己的意念，不管这意念的符号是长留，还是旋即被人抹去。

这套丛书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近十年来我们戏剧影视研究所的同仁又有不少的著作问世。其中有的是编入丛书出版的，有的则因项目来源不同，未打丛书的“旗号”。可喜的是，这些古塔印痕不仅未被抹去，还得到了同行的好评，这鼓励我们把这套丛书继续出下去。

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的前身是陈白尘教授主持的戏剧研究室。这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的戏剧学硕士点(1978 年始)和博士点(1984 年始)；这里有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重点学科(1995 年)；这里每年都接受国家、部委和

省的科研项目。二十多年来，一批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从这里拿到学位，走上了教学、科研或其他工作岗位。这个研究所延续着南京大学戏剧研究的悠久历史，正站在前辈学者的肩上，向着新的学术高地攀登。

在我国，作为现代学人而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王国维是第一人。但在大学里研究戏剧，则始自吴梅先生。他在20世纪20年代，先后将戏曲引入北京大学和今南京大学之前身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之中，于是黉宇之下，始闻横笛檀板之声，得赏《西厢记》、《牡丹亭》之神韵。此后戏曲之学不绝于我校教坛，陈中凡、卢冀野、钱南扬、吴白匋、吴新雷诸教授，于此道皆有专攻，研究成果举世瞩目。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新兴话剧、现代戏曲和电影引起重视。陈瘦竹教授执着于现代戏剧历史与理论的研究，笔耕不辍，著述颇丰。陈白尘教授不仅在话剧、电影的创作方面成绩卓著，以其生动的艺术实践给我们的“经院”吹进一股清新的空气，而且在剧影研究上亦别开生面，屡有建树。在他与董健教授的主持下，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的问世，一套三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戏剧卷》的出版，一部四百多万字的《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的编撰，以及一部部学术专著和一篇篇学术论文的发表，初步显示了我们这个研究所的实绩，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近几年来，一批有着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中青年学者，如胡星亮、陆炜、周安华、吕效平、马俊山五位博士以及顾文勋副教授等，在继续加深戏剧研究的同时，又把视野拓展到电影、电视领域，去摘取新的学术之果，并招收了影视学方向的研究生。当然，新界开拓之际，旧有“领地”亦有传人，俞为民、周维培教授以及苗怀明、解玉峰两位博士，在古典戏曲研究上的显著成绩，如《中国昆剧大辞典》、《曲谱研究》等，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论是古典戏曲还是现代话剧，

仍作为重镇被占领着，而且一种新的研究风气正在这里兴起，这就是：中西融合、古今沟通，更深、更广地探讨戏剧艺术的奥秘。时下，物欲横流，学风日下，精神萎缩，大学失魂，认真严肃的学术研究被挤到了社会文化领域的边缘上，处境十分艰难。但我们坚信，上帝不会嘲笑我们的思索，面对政治市侩和经济市侩的嘲笑，我们则不屑一顾。绕开真理便有一条通向“乐园”之路；要与真理拥抱，等待你的便是“地狱”之门。我们宁愿选择后者。

这套丛书将戏剧、电影、电视剧的研究联为一体是有道理的。自从电影、电视剧出现之后，便有把这两种新的艺术形式与戏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倾向。电影曾叫着要与戏剧“离婚”。固守戏剧阵地的人也不无故意地把这两门新艺术看作是挑战者。其实，尽管儿子的性格、相貌均与母亲不同，但他身上仍有母亲的基因。无论电影或电视剧，都离不开“演”与“观”这些基本要素，说到底都不过是戏剧这一古老艺术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新变种，它们不可能完全丢掉自己祖先的血脉和灵魂。戏剧是什么？历来定义纷纭，支持这些定义的有“模仿说”、“游戏说”、“意志表现说”等等。归根结底，人类发明戏剧这种东西，无非是为了创造出一个特定的、艺术的、可听可视可感知的“观”与“演”的场景，借以对自身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环境进行一次直觉的、形象的再体验，从而娱乐自己、欣赏自己、认识自己、批判自己、升华自己，从而优化和扩大生存的空间。这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是一种体现着人类“自由狂欢”的精神，并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游戏”。电影、电视剧除了制作、传播、接受的手段不同之外，并没有从根本上扬弃戏剧的本质，尽管这些新的手段开辟了艺术表现的新天地，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艺术享受和娱乐方式。电影也要，电视剧也要，仍然是戏剧，或者说，仍然是对人生进行“戏剧表达”的一种形式，

岂能将它们割裂和对立？第一个站出来驳斥这种割裂和对立倾向的是英国著名戏剧理论家和导演马丁·艾思林（Martin Esslin）。他在《戏剧剖析》（An Anatomy of Drama）一书中指出：

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事实必须强调，因为这个事实虽然显而易见，却一直遭到忽视，特别是遭到那些自认为是戏剧传统和戏剧学问的捍卫者的戏剧评论家和教师们的忽视。这个事实就是，戏剧（舞台剧）在20世纪后半叶仅仅是戏剧表达的一种形式，而且是比较次要的一种形式；而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等这类机械录制的戏剧，不论在技术方面可能有多么不同，但基本上仍是戏剧，遵守的原则也就是戏剧的全部表达技巧所由产生的感受和领悟的心理学的基本原则。^①

这样看来，对戏剧、电影、电视剧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不是很必要的吗？此外，现在许多作家既写小说、戏剧，又写电影、电视剧，难道能对这样的作家进行分割吗？现在有人提出“大戏剧”的说法，显然就是为了把电影、电视剧纳入戏剧范畴，进行这种综合性的研究。

在戏剧、电影、电视剧的研究上，我们十分钦佩大胆怀疑、大胆探索的勇气，但又深感应以严谨求实为本，力避趋时媚俗、急功近利之风。左倾教条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戕害学术思维，曾使我们不堪其苦。但泛商品主义和物质主义之下的种种“新潮”亦漏洞百出，难以使人认同。现在大学里开电影、电视的课

^① 《戏剧剖析》（罗婉华译）第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

很时髦，不少老师其实既无实践，也无理论，但他们把电影、电视的“理论”讲得很“玄”，极力主张把这种新艺术与传统的文学性、戏剧性观念彻底分家。好像越是“新潮”，就越能摘掉其外行的帽子。其实，还是那些老老实实地从文学性、戏剧性切入研究和教学的人，走的路子比较稳健、扎实。须知，越是将剧、影、视综合研究，越能加深对其各自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反之，封闭于自身谈“特点”，就越讲越糊涂。理论上的创新是艰难而痛苦的，文字游戏的娱乐将误己误人。20世纪的文化思潮和文化研究，在自然科学新发现的爆炸声的刺激下，形成了一个“大逃亡”的总趋势——纷纷从先哲多年建构的理论大厦里四散逃亡。于是种种反传统的新论迭出，各领一时之风骚。但从总体上说，在这个世纪里，人文学科的革新远没有自然学科来得坚实、有力，远没有与后者的革新成就取得平衡状态。在这一点上大大不如前人。反传统与虚无主义交织在一起；解构的痛快压过了建构的艰辛。当“大逃亡”的声浪波及中国时，在这样一个未经以科学、民主、人道为内涵的“启蒙运动”洗礼的国度里，得到的回应往往是浮躁和混乱。由于缺乏理性，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不是禁欲，便是纵欲。于是，在中与西、古与今的文化冲撞中，我们常常缺乏鉴别和选择的能力；于是，东施效颦、傍人篱壁、拾人涕唾的文化拙劣现象时有发生。当代中国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最大特征是虚假，文化产品的最大通病是平庸。这种文化氛围时时提醒着我们：即使前进半步，也要付出十步的努力；宁愿说错了再改过来，也决不说自己不相信的话，更不要说那些无根之言、欺世盗名之言等等。

我们正处在文化的转型期，对于学术研究正深深感到“过去已经过去，将来还未到来”、“旧神已死，新神未生”的寂寞与苦闷。坚信只有在学术探讨的艰辛劳动中，这寂寞与苦闷之感

才会得到解脱。也许，我们多年的研究和写作并没有什么“用”，在实用主义市侩们看来可怜亦复可笑。但是，既然我们当上了吃文字饭的知识分子，除了苦苦地读、苦苦地想、苦苦地写之外，还能干什么呢？

董 健

1995年5月20日初稿，2003年12月28日修改
于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的创建与演进(上)/5

一、公私戏曲文献的收藏与著录	7
二、海外戏曲文献的寻访与著录	25
三、戏曲文献的整理与刊布	33
四、戏曲文献的重大损失	49

第二章 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的创建与演进(下)/52

一、当代戏改与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	52
二、建国后戏曲文献学的新进展	60
三、建国后戏曲文献的整理与刊布	74

第三章 二十世纪港台海外戏曲文献研究述略/134

一、港台地区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137
二、海外地区戏曲文献的收藏、整理与刊印	154

第四章 二十世纪新发现重要戏曲文献述略/163

一、《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164
二、《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170
三、清升平署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178
四、车王府曲本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185
五、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192
六、明成化刊本《白兔记》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202

目 录

第五章 二十世纪戏曲曲文辑佚述略/212	
一、南戏戏文辑佚述略	213
二、元代杂剧辑佚述略	220
三、二十世纪戏曲曲文辑佚的得失	223
第六章 二十世纪戏曲目录学述略/228	
一、二十世纪戏曲目录学发展概况	229
二、二十世纪戏曲目录学若干重要问题综述	291
三、二十世纪目录学的发展演进与戏曲著录	313
四、二十世纪戏曲目录学的得失	323
结语/329	
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与戏曲史研究	329
附录一/337	
1990~2004年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论著简目	337
附录二/356	
1950~2003年港台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 论著简目	356
后记	368

引言

在中国古代，虽然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同被正统文人拒于文学殿堂之外，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但细加辨别，两者的生存处境还是有所不同。这正如半个多世纪前一位学人所概括的：“就唱曲与小说两者来看，在以往一般人的观念中，似乎觉得戏曲的价值，还比小说为高。”^①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文人的参与，但通俗小说主要还是受市场推动和调节，相比之下，文人士大夫对戏曲却有着更为广泛、深入的参与，戏曲成为他们诗酒之外的主要娱乐方式，成为他们寄托怀抱、抒写性情的一种艺术载体。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进入20世纪之前，戏曲文献的积累较之通俗小说要丰厚得多。自明代中叶开始，戏曲的创作、演出、点评、刊刻及收藏就不断受到一些文人的重视，部分公私藏书目录也开始记载此类书籍。到了清代，有些文人甚至将戏曲作品收入个人的文集中刊刻传布，以期传世，关于戏曲的各类著述屡有出现，所有这些无不为后世的戏曲史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学术积累。不过从整体上来看，大多文

^① 森《中国戏曲观念之改变与戏曲学之进步》，《文史杂志》14卷11、12期合刊（1944年）。

人士大夫对戏曲的参与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有些人的收藏则着眼于宋元旧本，而不是戏曲本身，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没有人会将此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事业来看待，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有限，缺乏像治经史那样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对有关问题的探讨多停留在著录、品评及校勘的阶段，“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突者”^①。戏曲史家钱南扬对此曾有十分精当的总结：“剧曲之学，肇始朱明，注释考订，往往浅陋不足观。清人学问，远迈前贤。惟目曲学为小技，经史百家而外，国学大师所不屑道。”^②在这种较为不利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自然也就谈不上出于学术目的对戏曲文献的有意搜集、整理和保存，戏曲文献散失的情况较为严重。

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戏曲研究始于维新变法后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学界革命，在这场运动中，借助西方思想资源和救亡图存的特殊文化语境，戏曲、小说等民间通俗文艺受到空前的重视，社会文化地位迅速提升，得以与诗文平起平坐，戏曲研究由此获得了价值意义上的正当性，被纳入现代学术体系。20世纪戏曲研究的基石是由王国维奠定的。较之传统曲学，其观照视角、研究方法及表述方式无疑是全新的，对文献资料的要求也全然不同，可谓无所傍依的开拓工作。由于没有现成的文献资料可资利用，其研究工作必须先从资料的搜集整理这一最为基础的工作开始。在撰写《宋元戏曲考》之前，王国维从版本目录学着手，在文献资料方面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先后完成《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角色考》等著作，正是因为“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王国维才这样很自信地评述自己的研究：“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② 钱南扬《戏剧概论》，《文史杂志》4卷11、12期合刊（1944年）。

此书为多。”^①这些经典性的研究构成了 20 世纪戏曲研究的坚实起点,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其后,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整理国故运动的推动,戏曲研究得到学术制度的保证及学界的广泛认可,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专学。在此背景下,作为戏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戏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戏曲文献学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获得长足进展。数代研究者的努力构成了一股合力,推动了戏曲文献学的良性发展,使戏曲研究得以在一个学术积累十分丰厚的坚实平台上进行。

20 世纪戏曲文献的不断发现、整理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体现着百年戏曲研究的整体特色,同时也决定着戏曲研究的基本格局和走向。因此,在戏曲研究建立发展近一个世纪的今天,对这项工作进行认真全面的回顾和检讨就显得十分有必要,这是学科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伴随着戏曲研究的进程,对戏曲文献学的归纳和总结也一直在进行中,从郑振铎的《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到叶德均的《十年来中国戏曲小说的发现》,从俞琳的《简述三十年来的戏曲文献资料工作》到吴书荫的《论二十世纪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②,都是对不同时期戏曲文献工作的总结,这些都是笔者写作此文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参考资料。但不可讳言,这些文章还存在一些未尽如人意处,比如多是具体文献的排比罗列,还不够全面、细致和深入,限于客观条件,还没有从整个学科发展的角度进行系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 3 页,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郑振铎《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载《郑振铎文集》(第 5、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叶德均《十年来中国戏曲小说的发现》,载《东方杂志》43 卷 7 期(1947 年);俞琳《简述三十年来的戏曲文献资料工作》,《戏曲研究》(第 4 辑),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1 年版;吴书荫《论二十世纪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00 年冬之卷。

统的归纳和总结，正如吴书荫所言：“至今还没有一部像戏曲文献史或戏曲文献论的专著，对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①这种缺憾也就为笔者提供了可以发挥的学术空间。“希望年轻的一代学人能尽快撰写出有份量的戏曲文献学的著作，既是对这门学科历史的全面总结，又是对新世纪的展望和贡献”^②，前辈期望至殷，后生安敢懈怠。笔者不过是抛砖引玉，做些力所能及的前期工作，还期待大方之家的指教。

① 吴书荫《论二十世纪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冬之卷。

② 同上。

第一章 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的 创建与演进(上)

根据 20 世纪各个历史时期戏曲文献发现、整理和刊印的不同特点,以 1949 年为界大体上可以将 20 世纪戏曲文献学的创建和演进过程分为解放前与解放后两个大的阶段。以下分别介绍。

建国前为戏曲研究的形成完善阶段。虽然明清时期一些文人士大夫对戏曲已有一定程度的关注,但因历史条件和思想观念的限制,关于戏曲的著述多是零星的赏析文字,有关收藏也多是从版本的珍稀角度考虑,他们不可能从戏曲史的整体发展方面着眼,所积累的资料也就十分有限。因此,在戏曲研究的创建阶段就需要先从资料的搜集、辨析和整理这些最为基础的工作入手。“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数人之外,谁还注意到小说、戏曲的书呢?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访”^①,郑振铎这段话说的正是戏曲史草创阶段的情况。这一时期戏曲史研究的主要成就和

^①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新序,《郑振铎文集》(第 7 卷)第 43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版。